

我出生在一个祖祖辈辈都以农耕为生的家庭,在乡村的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任何文学作品,根本就不知道世上有“作家”和“诗人”这么高雅的称谓。上初中一年级时我阅读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就是《南行记》,这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。我随之把艾芜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。

这时候的艾芜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,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——他是艾芜。20世纪初叶,颈上挂着墨水瓶的艾芜从昆明流浪到腾冲,经过梁河、盈江,沿着大盈江漂流到缅北八莫一带,完成了既是他的处女作、又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的《南行记》。艾芜的长篇小说《山野》《百炼成钢》以及散文集《漂泊杂记》等对我收获很大,也就在阅读艾芜小说和散文的浓厚兴趣里,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首小诗《种花的小伙子》,是在进新都氮肥厂后写下的。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,就是从阅读我们新都流浪文豪艾芜《南行记》和这首诗的写作开始的。1980年代初,我在凉山州税务局和西昌卫生学校打工期间,偶然得知艾芜要在凉山文化馆讲文学写作课,我托人争取了一个名额,参加了这次讲习班,这对我以后在文学创作上起着导航引路的重要作用。

接下来的日子,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,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。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胡风、周立波等名家的一本本优秀文学作品,在我眼前绽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、闻所未闻的画卷。从他们的作品中看到传奇性的故事,绮丽的地方色彩,带有神秘气氛的边疆生活和人物,知道了什么叫最有鲜明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调。我的精神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,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。

5月底的周末,和友人探访桐城蟠龙湾,在古宅门厅偶遇操琴女士和她母亲。老母亲身体颇健,精神爽朗,令人欣慰。和操琴女士寒暄数句,犹豫是否将《桐城方氏曲庐合集》奉上,但终究没拿出来。

后来想想,此时没奉赠是对的。母女俩偶来游憩,我却以书相赠,道明缘由,难免动了人家的哀思,实是罪过。

这些心绪,皆因老人家的长女操敏老师之故。

初识操老师,缘于2017年文友们到枞阳采风,一路上,她持重寡言,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。两个月后,她发表了一篇网文《白沙岭连理亭》,文章贯穿八百年,借“连理”的典故,旁征博引,精心串联,详述桐城桂林方氏家学源流。

我很惊诧于桐城一位女教师能潜心地方文史研究,且有如此细密的文献扒梳能力、如此深湛的史料组织和阐述功夫。她告诉我,有时间的话,会慢慢写出“桐城文化漫谈”系列文章。

一直以来,我都自傲于对桐城地方文献

人生笔记

我的写作梦

刘安祥



白露(版画) 刘晓宇 作

我的父亲被定为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,被弄到学习班,母亲要养活着我们5个儿女很难,年年都要拿钱到生产队去买我们的口粮,我也只好中断了学业。回到乡间,除了当农民种庄稼,我选择了一条自学文学创作的路,这实际上无异于冒险。找亲戚借钱参加了《人民文学》和《鸭绿江》文学杂志的函授班学习,我给自己定下来一条规程,自学三年、看书三年,不停地练习基本功,争取在10年之内出一本作品集,就算

在“我的大学”领到了自认为合格的毕业证了。

经过八、九年的努力奋斗,我慢慢就在《四川日报》《四川人民广播电台》《四川工人时报》《星星》诗刊等发表了近100篇散文、散文诗和诗歌。

1994年我出版了《船·魂·人生》,1995年由成都出版社公开出版了散文诗集《青春潮》,1996年由成都出版社又公开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《人生的渴望》。虽然明白自己离一个“作家”“诗人”的距离仍

然十分遥远,可是自信心无疑更加坚定了。

不幸的是,2000年,爱人出了一次车祸,撞伤2个人,赔偿19.9万元;我和人合伙开的印刷公司又亏损了48万元,就这样把我的作家梦彻彻底底给摧毁了。我十分悲观和痛苦,看不出有什么希望,甚至觉得连生活也黯然无光了。

经过短暂的七灾八难,有一年秋天,我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关心和帮助。精神上的鼓励,资金上的援助,业务上的支持,让我很快渡过了难关。我坐下来,赶紧写,赶紧收集整理,终于在金秋十月出版第4本综合文集《在春天的边缘想你》。

初做作家梦的时候,我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想象得很神圣,很神秘,很浪漫,而当我以创作为业余生活以后,却体味到一种始料不及的情绪:寂寞。

很长一段时间,小屋里就我一个人。我写有关名山大川的游记,或者散文诗,再或者写有感而发的人生随笔,再就是写现代诗歌。我不足八平方米的书屋,是一个想象的世界,是一个抒情浪漫的世界。这个世界里,有山川、河流,有雨雪风霜,四季变换极快,花草树木忽荣忽枯;有女人有男人。旅程生活很短,人生况味很重;从少年到中年,弹指一挥间,30年就过去了。这个世界里有我,而我似乎又与现实世界绝缘。进入写作状态时,我就把世界的一切忘记了,四季不分,宠辱皆忘了。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物在一起,追踪他们的脚步,倾听他们的诉说,分享他们的欢乐,为他们的痛心而伤心落泪。这个时候,我用自己的语言构筑一个世界,那里面闪耀着我的灵魂,贯穿着我的爱憎……那真是一个奇妙的世界。

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,我的美好人生就此浪漫地铺展开来。

们还在评论,这位老师讲得真好,不仅朗读得很有感情,声音还温柔好听,羡慕她的学生们好有福气。

她的大作《努力攀升师德的高度》仍刊印在《中小学名师谈师德师风建设》一书中。她的主题讲座《作文之道,上下求索》信息还在,大家评价操老师没有花拳绣腿,也没有花言巧语,有的都是来自课堂实践的“干货”。

她创办电子报,引导学生积极投稿,鼓励学生参加各类征文比赛、写下水作文,激发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写作热情,这些做法仍在被同行们延续和发扬。

她的父亲操杰老师,毕生从事中学外语教学,业余笔耕不辍,挖掘出苏蕙华女士裁襟劬子等诸多乡邦掌故,使桐城余韵不坠于世。她秉承家学,也成为裁襟劬子第三代非遗传承人。如今,在主人江觉迟的推动下,裁襟劬子已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非遗馆中,虽是酷暑,人流依然络绎不绝。

那些受惠于她的学生们,一直都铭记“敏老师”的教导之恩。他们将来成长的每一步,也必将追忆起那年花开,不断拾起永存心间的感念。而我,也将与师友们一道,继续砥砺前行,把桐城文化的星火聚拢得更旺一些。

操老师,我们都不会止步,您的脚步也未曾停止。

逝者追忆

致敬操敏老师

卢赞秋

的搜览掌握,但操老师又不声不响地给我上了一课。

那时,我正和两位朋友点校方葆馨、方寿衡、方林辰一家数代人的诗文。她竟帮忙找到胡潜甫送别方葆馨(召青)的一首诗、方寿衡写给大总统徐世昌的信函影印件,又提供了数篇方林辰发表在民国杂志上的诗词。由此,我们又打开一扇窗户,在民国文献数据库里检索出方林辰更多佚诗佚文,丰富了曲庐合集的内容。

历时四年,《桐城方氏曲庐合集》终能合编出版,以较圆满的面目示人,实在离不开操老师这样热心人的无私帮助。我在校点说明中,郑重写下操老师的名字,表达由衷的谢意。

我还想在扉页写上“永远怀念操敏老师”,送给她的家人。斯人湮逝,仍在身后被记起、被感念,说明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在延续,这对死者存者或许都有些慰藉。

去年6月,操老师的论文《方苞文论与初中作文教学》在安徽省中小学教育教学论文评选中,荣获中学语文学科一等奖。我们都为之高

兴,桐城自古为文教昌隆之地,在百年兴废之后,有人明智地回望传统,以桐城家法人中学作文教学,实为劫余之幸事,我们也更期望这成为桐城教育中的风尚。

然而,操老师也有她的两难:既要潜心教学,全力以赴为了孩子们,又想认真读书,追寻自己的梦想。我们冀望的两相结合,真的没那么容易!

她虽然很累,也纠结于职称评定,但因为这次殊荣,依旧庆幸生活在公平公正的好时代,依旧眺望着今后安静的读书生活。

她说:“关心我的师友们肯定为我感到失望,但请放心,我不会就此止步。”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我的数次询问,我们真希望她的“桐城文化漫谈”能再出几篇力作。岂料两个多月后,因为一场交通事故,操老师的脚步真的止住了,留给我们无限的痛惜。

操老师的脚步真的止住了吗?网上还有她的微课视频。作为桐城人,能把普通话说得那么好,可见她对职业素养如何的看重。孩子

